



美丽茶园。伊凡摄（人民图片）

一缕茶香云南来

张兴明

的水气滋润，也让这里的大地山川植物茂盛，生物多样性。而生长在澜沧江两岸的大叶种茶树（有部分小叶种），就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的独特馈赠。

3月，万物苏醒，莺飞草长，澜沧江两岸的茶树开始发芽了。这是多少人翘首以盼的事啊，对茶农而言，一年的收成有了指望；对茶客来说，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普洱茶、绿茶、红茶，回味无穷，那一缕茶香，是云南特有的味道。

忙麓山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邦东乡邦东村昔归村辖区内，是临沧大雪山向东延伸靠近澜沧江的一部分，背靠昔归山，向东延伸至澜沧江，山脚便是昔归渡口（原嘎里古渡）。过去，昔归村就是个穷乡僻壤，籍籍无名。说起昔归茶带给自己和村里人的福祉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昔归茶制作技艺传承人苏其良感慨万千。

苏其良兄弟姊妹7人，他排行老五，今年46岁。小时候，他家里非常清苦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早年，他一直在昆明等地打工。渐渐地，家乡的茶得到外界认可。2005年，29岁的苏其良回到村里打理茶园。这真是祖辈留下的福分

株古茶树，几年前就让昔归人脱了贫。现在，户均因茶树带来的收入有二三十万元。去年，高速公路也通到了昔归。

昔归村只是云南茶推动百姓脱贫致富的缩影。这几年，班章、冰岛、曼松、易武、倚邦、景迈山、薄荷塘、滑竹梁子等知名与不知名的茶叶产区，让当地的万千茶农盖起了新房，开上了小轿车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一杯茶就是一个产业，带动了千万人追求理想生活。刘明华、廖波，一对收茶、制茶、售茶的伉俪。20多年前，青春懵懂，怀揣着生活的希望，在昆明卖茶时相遇、相知、相爱。后来，他们决定在昆明雄达茶城开自己的茶叶店。如今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已经发展成5个店面、1个茶文化体验中心、21个初制所、全国100多家加盟的茶业公司，带动了上万人就业，让正宗临沧山头古树茶走进千家万户。

像刘明华、廖波这样的一批批茶人，在昆明、西双版纳、普洱、临沧、大理、红河、文山崛起，扎根云南，走出云南。来自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全省茶叶种植面积740万亩，总产量49万吨，综合产值1071.1亿元。

水，不仅有鲜竹清香味，还有浓郁的茶香，喝起来甘甜爽口，解渴提神。

此外，佤族、大理地区的白族、彝族、汉族也都有烤茶的传统习俗。大理白族喝一种“雷响茶”烤茶，白语叫“口兆”，在烤茶过程中，茶叶会发出类似雷鸣一般的声音，声音越大，越是有好兆头，预示着幸运和吉祥。

当然，最有名的是大理白族的“三道茶”：第一道是苦茶，选取较粗较老的茶叶装进小砂罐用火烘烤，再冲滚烫的开水，此茶虽香却也很苦，叫做清苦之茶；第二道是甜茶，在杯中放入核桃仁、红糖、爆米花等；第三道是回味茶，茶水倒入杯中后，放花椒、生姜、蜂蜜等，体味茶之苦，姜桂之辛，花椒之麻，蜂蜜之甜。三道茶也意味着生活的先苦后甜，回味无穷。

11年前，在祥云县云南驿古镇马帮文化博物馆，我们遇到了72岁的郭志国。高位截瘫的郭志国曾是一位马帮成员，“站”在古道青石板上，一曲马帮情歌让人倍感沧桑。从小住在马店旁边的他回忆起云南驿，不无感慨：那时，每天从云南驿经过的大小马帮不下十多队，



安吉县黄杜村白茶园一角。

陈毛应摄

安吉白茶不姓“白”

陈毛应

“怎么不是白色？”

首次来中国的法国电视三台《梦境之地——茶马古道》节目主持人菲利普·谷格莱尔一头雾水。

因为名字带有一个“白”字，初识安吉白茶的人，都有着同样的误解。

其实，安吉白茶不姓“白”，只是一个对温度敏感的自然突变体。每年春季，新生叶片都要经过一个可逆的白化过程，当气温在19℃—23℃时，叶片玉白，叶脉翠绿，状如凤羽，而高于或低于这一区间温度便会自然复绿；加工成茶后，形如兰蕙，色泽翠绿，又是绿茶。

安吉白茶有近千年历史，早在宋代徽宗年间赵佶著《大观茶论》中就有安吉白茶的记载。1982年，安吉白茶的母树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被发现时仅是单株。2006年，经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组织国内权威茶叶专家鉴定，认定安吉白茶就是《大观茶论》中所述的失传千年的“白茶”。为抢救这一珍稀濒危植物，科技人员通过扦插技术繁育成功，如今在安吉已种植白茶20.06万亩，年产量2100吨，一产产值32亿元，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60%，且已从单纯的茶产品向“一二三”产融合发展延伸。

安吉白茶手工炒制技艺（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）潘元清说，珍稀白茶采摘特别讲究，鲜叶要提手采，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，不同时间、地点和天气采摘的鲜叶需用不同时长分别加工，随后用传统的手工制作技艺进入加工工序，烘焙时除要控制好温度、湿度，还要灵活运用“抓、抖、搭、拓、捺、推、扣、甩、磨、压”手法，如此才能达到“表里昭澈，如玉在璞，无与伦比也”。冲泡后，叶白脉绿，清香高扬持久、滋味鲜爽。检测显示，安吉白茶中游离氨基酸含量6%—9%，是普通绿茶的3至6倍。

究其叶片白化的主因，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斌说，这是叶绿体膜结构发育遭遇障碍，色素蛋白复合体消失，叶绿素合成受到阻滞，叶绿体退行解体。而伴随叶绿体结构的异常变化，出现蛋白水解酶活性升高，导致可溶性蛋白含量降低，游离氨基酸含量升高，这一研究成果曾获“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”。

有果必有因，安吉白茶研究会会长叶海珍说，地处浙北的安吉是一个山区县，天目山和龙王山将安吉团拱成一个“簸箕状”的盆地。沿簸箕口扶摇而上的气流在爬坡过程中往往遇冷凝结，如此，便赋予了安吉独特的小气候：无霜期短，冬季低温时间长，山区绝对低温一般在10摄氏度以下，空气相对湿度达84%，直射的蓝光较少。这种独特的气候，不但有利于植物中氨基酸等氮化合物的形成和积累，还形成了植物独有的返白过程和物质代谢的遗传特性。

不仅如此，造物主对这里的土壤也特别垂青：无论是山坡还是洼地，土壤中均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钾、镁等微量元素。

两种因素叠加，安吉白茶就有了汁液丰满、香味浓郁、清幽沁心的独特风味。2022年11月29日晚，从摩洛哥拉巴特传来喜讯，安吉白茶等中国多地茶制作技艺参与申报的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”申遗成功，成为我国第43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。



冬日，位于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的无量山樱花谷迎来樱花绽放，如云似霞的樱花与碧绿如染的茶园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适志宏摄（人民图片）

山川巍峨，毓秀流芳。

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在北纬21° 8'至29° 15'、东经97° 31'至106° 11'之间经过，与云南万千高山沟壑相交，衍生出了独特的亚热带高原季风性气候。而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东北部的澜沧江，一路披荆斩棘、开山辟道，在云南境内先后汇集泚江、漾濞江、威远江、补远江等支流，让彩云之南流域面积16.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得到了丰沛



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勐朗镇大林窝村，茶农在采摘茶叶。

梁志强摄（人民图片）

呀！现在家里20多亩200多棵昔归古茶树产出的茶叶，一年带来的纯收入就有150万元左右。有了好收益，苏其良不忘父老乡亲，他组织村里20多户茶农，成立了昔归农业合作社，合作社一年的总收入超过了600万元。

如今昔归村成了全国闻名的明星村，一年四季收茶看茶的人络绎不绝。全村138户人家，有彝族、拉祜族、傣族、佤族、汉族，各民族和睦相处。全村有1万多

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茶之于人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。一杯醇香的茶，是晨起的清醒剂，夜语的催化液，酒间饭后的活化酶。而于云南少数民族，更是生活的提味剂、增鲜剂、保湿剂。云南有26个少数民族，各民族的饮茶方式，也是缤纷多彩，活色生香。

我曾在保山的施甸县，喝过拉祜族的“烤茶”。拉祜族喜欢喝热茶烫茶，烤茶总是刚煮沸，就忙着下口。拉祜族称烤茶为“腊所夺”，先将小陶罐在火塘上烤热后，放入茶叶边抖边烤，待茶色焦黄时，冲入开水，只听见“啦啦”一声，焦香的茶味扑鼻而来。这种烤茶，香气很足，滋味浓烈，饮后令人精神倍增，心情愉快。

烤茶有清心、明目、利尿的作用，还可消除生茶的寒性。而多数生活在潮湿地区的傣族、景颇族、哈尼族，周边总被青翠绿树围绕，他们因此习惯在野外劳作时，在山野间待客时，来一罐烤竹筒茶。于这些山林的子弟而言，就地取材非常容易，先燃起一堆篝火，再砍来一节鲜竹筒，将清冽的山泉水盛满竹筒，架在火上煮开。再去茶树上采摘适量新鲜茶叶置于炭旁，慢慢烘烤，等到一股焦糊味弥漫开来，筒中水也差不多烧开了。此时，用手将烤过的茶揉碎放入竹筒中，煮片刻后倒去茶渣就可以痛快畅饮了。这样用竹筒烤制出来的茶

大的马帮有300多匹马，最小的也有五六匹马。他们驮着茶叶、皮革、药材、布匹、食盐等，沟通着滇藏甚至是云南与缅甸、印度的贸易。为给马帮提供歇息和住宿服务，云南驿开设了20多家马店，分布在古道东西两端，最大的可接待300匹马，驿站中间的街巷更是商铺林立，为过往马帮置办各种货物。

云南驿是最早被称为“彩云之南”的地方，今天的滇西门户祥云县，是滇西茶马古道重要的驿站。相传，这个地方得名于汉武帝刘彻的一个梦。《云南通志》载：“汉武帝年间，彩云见于南中，遣吏迹之，云南之名始于此。”《南诏野史》亦载：“彩云现于龙兴和乡，县在云之南，故名云南。”

历史长河中，先后有蜀身毒道、灵官道、五尺道、博南道、茶马古道、明清官方驿道经过或者汇集这里。二战期间，滇缅公路、驼峰航线云南驿机场，更使云南驿蜚声海内外。

茶马古道因货物流通，人文交流。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，延伸入不丹、尼泊尔、印度境内，直到西亚、西非红海海岸。陆上丝绸之路打通了古代中国西进的方向，茶马古道内跨陕、甘、贵、川、滇、青、藏，外延达南亚、西亚、中亚和东南亚各国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。茶马古道在连接汉藏的同时，还沟通了傣族、彝族、白族、纳西族等众多少数民族。因茶而兴的这条古道，更为民族交流与融合起到了非凡作用。

武夷问茶

董利荣

没等我回答，她又拉开话匣子：“范仲淹尽管没来过武夷山，但对武夷山茶文化影响深远。他有一首诗就是写武夷山茶叶的。”我马上回应：“《和章岷从事斗茶歌》。这首诗就是在我们桐庐郡（睦州）写的，章岷是你们福建人。”金主任又随口吟道：“年年春自东南来，建溪先暖冰微开。溪边奇茗冠天下，武夷仙人从古栽……”我们这儿很多人会背这首诗，还把它刻在景区的岩壁上。”

下午的考察行程里，处处看到茶文化元素。去天游峰途中，有“御茶园”，是清代专贡乾隆皇帝的武夷山茶园。据记载，乾隆喝了武夷茶后，题诗赞道：“就中武夷品最佳，气味清和兼骨硬。”

路旁的“茶魂”石刻摄人心魄。攀登天游峰的山脚又有茶洞，茶洞又名玉华洞、升仙洞，它是武夷山发现第一株茶树的地方。相传，这个云蒸霞蔚的洞天福地，是彭祖曾经居住之所，而彭祖之所以长生不老，正是喝了武夷山的茶。无怪乎范公会有“武夷仙人从古栽”的诗句。一路而上，见到了刻有“茶洞”二字的石碑，又在石壁上看到此二字的摩崖石刻，鲜红的“茶洞”二字，向我们诉说着武夷岩茶的前世今生。

武夷山的茶产业强盛不衰，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因素，但我想，茶文化长久不息的赋能作用及其与旅游的融合发展，同样功不可没。

武夷山市属闽北南平市下辖的县级市，得名于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武夷山。这里的茶文化底蕴深厚，茶产业长盛不衰，茶文旅方兴未艾。

我们一行在当地人陪同下来到一处茶园，下车路旁便是一个观景平台，平台中央一方石板上刻有“燕子窠生态茶园示范基地”字样。放眼望去，远方是高昂的山峰，山脚至路边即为茶园。此茶园位于武夷山九十九岩之一的燕子峰下，这里青山披翠，景色秀丽，土壤肥厚，气候宜人，极其适宜岩茶生长。地处风景区旁的这座千亩茶园，具有先天优势，而从2021年3月22日开始，它的吸引力又陡然提升。

“2021年3月2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过此茶园，走！我们跟着总书记的脚步去茶园看看。”同行人的介绍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。进入茶园，除了一行行整齐的茶树外，一方大石上镌刻着总书记在此视察时的讲话。

原来这座生态茶园是武夷山市“有

机替代化肥”项目中的“无化学农药无化肥”茶园示范点，在福建农林大学廖红教授所在团队的指导下，茶园采用有机肥+绿肥轮作模式，在冬季施用有机肥后种植油菜，到3月底油菜花期结束后压青入土，给土壤施肥，待春茶结束后，畦间套种大豆，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，增磷钾固氮并防止杂草的生长。可以说，通过这些科技举措，使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提升。

返回途中，和我们一行的金主任讲起武夷山岩茶大红袍的故事。当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，毛泽东主席赠送了大红袍茶作为礼物，给尼克松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成为一段外交佳话。这样的茶故事可谓意义非凡。

中午餐叙时，金主任热情地告诉我们，她是浙江温州人，因而对浙江客人有种特别的亲近，这一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金主任还颇有兴趣地对我说：“我从名单上看到你是范仲淹研究会的。范仲淹与你们桐庐有什么渊源？”



武夷山的岩茶进入采摘季时，从高处看整座茶山就像大地指纹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刘莹摄（人民图片）